

父亲的三句话

李淑华

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,父亲曾对我说过的话,就像锦囊妙计,点醒我,并指引我度过每个拔节的卡点,平稳着陆在宽阔的大道。时至今日,夜深人静时,我还常会想起父亲那朴实无华的三句话,那既是人生的训诫,又是爱的嘱咐。

“好好读书,不能瞎混。”这是父亲对我最初的叮咛。

上小学时有一段时间,我顽劣成性,总想逃避学堂的束缚。刚发现苗头时,父亲并未及时管束,可能他认为贪玩是每个孩子的天性,于是我更加肆无忌惮。直到成绩开始连续下滑,父亲的脸色阴郁了好多天。

一次突降暴雨,父亲从田里回来得早,喊我坐下来。我小心翼翼地坐在对面的凳子上,他抽着自己用废纸卷的旱烟,沉寂了好大一会儿也不说话。我看着一个个烟圈儿

魏益君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,我总感觉父爱里有着浓浓的茶味。

父亲好茶,多少年来就一直喝他自制的野菜茶。

春暖人间、大地苏醒的时候,老家山山岭岭的苦菜、婆婆丁从泥土中钻出点点新绿,父亲就赶在清明节前,天天采挖,因为过了清明野菜就会开花,会失去鲜嫩清香的味道。每天,父亲将采挖的苦菜、婆婆丁洗净晾干,尔后文火翻炒,制成苦菜茶。苦菜茶带着淡淡的苦味,溢着泥土的清香。

夏日当头,石竹子花尽显风韵。这时,父亲又忙着采挖生长于山崖石缝中的石竹子,回家精挑细选,制成石竹子茶。炎热的夏天,父亲会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,泡一杯

渐渐消散,脑子急转弯似的反省到底是自己做错的哪件事触及到了他的底线,会让一向不甚管束我的他如此压抑。我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,他吧嗒吧嗒抽一口烟,对我说:“生在这荒凉碱滩,只有读书才能让你看到外面的世界,要想走出去,这是唯一的出路。”那时,我虽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话,但却被他少有的严肃而震撼。他起身把烟头扔在灶膛后,用脚使劲儿踩捻着烟蒂,回头重重对我说:“好好读书,不能瞎混。”自那以后,我收起了玩心,开始专心于学业。这句话让我明白,对于我来说,唯有知识才是改变命

运的关键。也因为父亲的这句话,我将终身保持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。

“与人相处,不能想着沾光。”当年我考上师范,走出大注里的这个小村庄,父亲用马车送我去县城车站,分别的那一刻,他郑重地嘱咐我。

这句话从那以后,就深深地雕刻在我的



“茶香味”里的父爱

色泽翠绿、香气馥郁的石竹子茶,摇一把蒲扇悠悠地纳凉。

父亲不仅在春夏制茶,还会在晚秋采摘桑树顶尖的嫩叶,制成具有保健作用的桑叶茶。如此,父亲的野菜茶便四季不断。每天,他都会手提一个大茶瓶子,里面泡着浓浓的茶水,不时地打开,嗅一下,喝几口,陶醉无限。

后来我参军来到部队,很多战士是没有喝茶的习惯的。那年夏天我突然嘴角生疮,浑身不适。我写信告诉了父亲,几天后,他突

然来到部队,给我带了几袋野菜茶。他看了看我的嘴角说:“没事,喝几天茶就好了。”

我说:“茶叶寄来就行了,大老远的何必跑这么一趟。”父亲笑呵呵地说:“邮寄还不定几天到呢,我抬脚就过来了。”父亲的话让我感动,鼻子发酸。要知道,我那时正是第一年的新兵呢,身体有点小毛病就想家。看到他时,我其实是想哭的。按照他的嘱咐,我连喝几天野菜茶,几天后不适的症状竟然渐渐消失了。

后来,我回到家乡进了机关工作。单位

心中,成为让我时刻警醒的箴言。在我刚刚踏上社会独立与人交往的初始,父亲给的这个“定海神针”形成了我的价值观,它提醒着我,在人际交往中,要保持真诚与奉献,不能总想着从他人那里获取好处而不付出,占便宜或许能获得一时之利,但却会损害珍贵的情谊。以真心换真心,不贪图不劳而获,用真诚与努力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。后来,我在人生道路上结交了真挚的朋友,收获了很多美好的友情与回忆。在因上努力,在果上随缘,我的这种世界观的形成,父亲当年的那句叮嘱是种子。

我踏上工作岗位及步入婚姻殿堂时,父亲告诉我:“做好本分事,多干就是多赚。”

工作中,这句话常常激励着我。是父亲让我明白,付出更多的努力,承担更多的责任,看似是一种辛苦,实则是在积累宝贵的经验和能力,是在为自己赚取更多的人生财富。而在婚姻里,这句话也有着深刻的意义。多为家庭付出,多承担一些家务,多关心伴侣,孝敬父母,培养后代,这些都是本分事,多干一点,能让家庭更加和谐。父亲的这句话简短有力,却让我懂得,在工作与婚姻中,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,不要抱怨自己的付出。

如今,我也即将步入花甲之年,父亲的这三句话仍时常回响在耳畔。它们像三盏明灯,照亮了我的人生路,又似三股潺潺的溪流,长久地滋润我的心田。

脚踏车

赵宗彪

脚踏车是自行车的原名。民国时的报纸广告,也作如是称。

脚踏车我从小就看到,因为父亲单位有一辆,他常常骑回家来。家里购买凤凰牌自行车,则是迟几年的事:哥哥高中毕业后,到一个小小学去当代课老师,其中一段苦力,没有拖机路,没有班车可到,必须步行十里。父亲为了让他回家方便,决定买一辆自行车。当时买车要凭票,而弄一张票并不容易。父亲有一个朋友,拍胸脯打包票说,可以托人买到,结果,过了半年也没有音讯。后来,又托了另一个有门路的人,多花了四十元钱,才将新车骑回家。

当时,凤凰牌自行车是顶级的,其他的如大桥牌、杭州牌,都不如凤凰牌响亮。它上海产。当时的上海,就是质量保障的代名词。手表是上海牌,缝纫机是蝴蝶牌,哪怕是奶糖,也是上海产的最好。一种叫大白兔的上海奶糖,吃过一次,便不会忘记。甚至对打扮洋气的,都叫他上海人。

我参加工作是八十年代中期,那时候买一辆自行车也不容易。不但是价格高,要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四个月的全部收入,而且买自行车依然凭票。一般人根本无法问津。

当时的管控已有松动,市场经济已初露苗头。小商品市场里,有聪明人用新旧零件拼凑成的电风扇和自行车,没有品牌,也没有合格证,叫野牌,价格比正牌的便宜三分之一,十分畅销。而新的凤凰牌自行车上的彩色金属商标牌,常常会被别人撬走,部分是出于嫉妒,部分则是野牌车拿去撑门面。

偷自行车,成了一大公害。即使锁了三两道,依然挡不住窃贼的快手。一个朋友,刚停了自行车,上到二楼,突然想起车没锁,赶紧下楼,发现一个窃贼正偏腿骑上他的自行车。他一边大喊抓贼,一边猛追。窃贼心慌,不到两百米,撞在电线杆上,跌下车来,头上鲜血淋漓,也顾不得扶车,直接拐进一个弄堂狂奔而去。

当时的惯例是,捉住了偷车贼,会被围观者围殴一通,所有失窃过自行车的,都会过去出出气,再将自行车挂到他脖子上,押到派出所。朋友的车失而复得,他兴奋异常。只是,从此后,他的自行车都要扛到三楼的住处,再也不敢停楼下。

星星都到齐了

张燕峰

一直忘不了30年前那个清风徐徐的夏夜。

那天下午,母亲带着我和外婆去亲戚家喝喜酒。曲终人散,已是华灯初上。我们告别了热情的主人,行走在乡间土路上,两旁是茂盛的庄稼地和高大的树木。

我那时六七岁,走路蹦蹦跳跳,像一只小兔子蹿到了前面。小脚的外婆自然走不快,母亲陪着她落在后面。我只好停下来等她们,百无聊赖时,一仰头,天上布满了星星,像深蓝色的袍子上缀满了闪闪发光的钻石,一粒粒,繁密而明亮。

我痴痴地看着。

那些星星,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自己的光。夜空是那么广袤、深邃、无边无际。星星都到齐了。它们是夜空盛情邀请的座上宾客吗?或者它们本来就是夜空的孩子。它们在夜空宽广的怀抱中,自由自在,无忧无虑。

数以亿计的星星高悬天空,像地上的野草一样多。它们悲悯的眼睛,能看得见人间疾苦吗?能看得见我吗?夜空高远盛大,小小的我就像一粒小小的尘埃。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我心头潜滋暗长,是敬畏,是谦卑,抑或兼而有之。

不知何时,母亲和外婆已走在我的前面。在母亲的声声催促下,我快步跟了上去。我边走边仰望苍穹,一种极其庄严的感情在我心中涌动,一颗小小的心沦陷在这灿烂的星空下。

那些星星,那些神秘莫测的星星以一种奇异的力量,莫名其妙地占据了我的全部心思。从那个夜晚起,我总喜欢一个人站在苍穹之下,安静地仰望星空,那份盛大、庄严、肃穆一次次神奇地重临于我的心头。

乡间栀子花又开

方华

那日去乡下,未进农家院,便已嗅到一缕绵浓的芳香——是熟悉的栀子花的香味。果然,院中正有一棵栀子树蓬勃开放,满枝头的白花炫目耀人。

在乡下,有两种花,人们喜欢佩戴在身上。一种是木兰,一种即是栀子。很久以来,我一直认为木兰花的香气有点娇贵的成分,而栀子花的香味才是山野的味道。

初夏,栀子花开的季节,若你正行走在南方的乡村山野,村陌巷间,可时时遇见那些佩戴栀子花的女子。

过去,农家屋前都有一个垒砌的土台,用来晾晒蔬菜。记得我家的栀子就栽在土台边,郁郁葱葱的一棵。春末夏初,栀子花开,母亲每日摘下一些,或是夹在床头的蚊帐上,或是放置于案头,三间简陋的农舍便盈满香气。

妹妹的辫梢上,往往是含苞欲放的两朵栀子花。一跑动起来,两条辫子摆动跳跃,仿佛两只小蝴蝶在脑后飞舞。母亲也喜欢将一两朵硕大的栀子花别在发间或胸口,她忙碌碌地走过我们的身边时,总是拂过那缕特别的香味。这缕香味,几十年来一直存储在我的记忆里。

岂止是香有味,栀子花还可入肴。幼时,就吃过母亲做的栀子花炒韭菜、凉拌栀子花、栀子蛋汤。只是现在已回味不出当时的味道,就像离我愈来愈远的故乡,模样变得模糊。

杜甫《栀子》诗云:“栀子比众木,人间诚未多。”对于我来说,的确是没有什么花朵能替代栀子花在我童年里的记忆了。

花蜜

王建明

在深山,在原野
尝过阳光雨露
饮过清风明月
居于
一尘不染的芬芳花房

千酿万造
始得洁净无比的魂骨
由于清澈透明
更甜透心肺

解暑三汤

周丹

“赤日炎炎似火烧,野田禾苗半枯焦。”酷暑季节,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一股被烘烤的味道。在这样炎热的夏天,喝一碗解暑汤,能实实在在地给人一抹清凉。

提到解暑汤,首先当然是绿豆汤。绿豆汤是民间传统的解暑佳品,主要成分是绿豆和水,具有清热解毒、止渴消暑的功效。绿豆汤有多种做法,可以加不同的材料变成功效不一的美食。比如加薏仁成“薏仁绿豆汤”,可以除身体湿气;加百合成“百合绿豆汤”,可以去肺热;加冬瓜成“冬瓜绿豆汤”,可以加强清热祛湿的效果。各个汤类“佐料”不同,有的需加白糖、蜜枣,有的还需加糯米、葡萄干、芸豆等等,真可谓种类繁多,相映成趣。这些小小的绿色珍珠浸润在水中,或是大火烹煮,或是小火慢炖,汤色由清澈渐转为淡绿,恰似人间一抹晨雾,让人不由自主流连其中。

酸梅汤亦是夏天里的解暑佳酿。清代郝懿行《都门竹枝词》云:“铜碗声声街里唤,一匝冰水和梅汤。”这描述的便是老北京街头的小贩手敲冰盏发出声音、售卖酸梅汤的情景。酸梅汤以乌梅和山楂为主材料,辅以东瓜、甘草、桂花等多味中药材,以慢火熬制直至香气弥漫开来。酷暑之日加点冰块,喝上一碗酸梅汤,口感酸甜冰凉,简直清爽至极。如今我们夏天吃火锅的时候,商家往往会免费供应一大杯酸梅汤。一片毛肚刚下喉,再来一口稍带凉气的酸梅汤,热气便被带走了。

还有一道不可忽视的解暑佳品,即冬瓜薏米汤。冬瓜喜温耐热,虽然叫“冬瓜”,实际上成熟于夏季。三伏天吃冬瓜能补充身体流失的钾元素,又可以清热解暑、去湿气。薏米有利水消肿、健脾去湿的功效。冬瓜和薏米一起煮,不仅解暑去热,还能祛湿、减轻水肿,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。冬瓜薏米汤的做法极其简单,放入冬瓜、薏米、姜丝,直接加水煮即可。

炎炎夏日,不妨亲手熬制一碗解暑汤吧。



荷塘嬉戏

6月14日,安徽省淮北市桓谭公园里的荷花盛开,鸟儿在荷塘嬉戏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抽屉里的冰糖没了

戴梦醒

舅爷是我奶奶的弟弟,他没有成家,自我小时我们就住在一起。

印象里的舅爷一直很瘦削,胳膊比起幼时的我来也壮实不到哪里去。他的耳朵不太好使;下巴和脖子不知什么缘故,常常需要用托着;脑门上每年必生两次疮。是故,舅爷常年吃药,这也导致他的身上带着苦涩的药味儿,或许这就是他极爱吃糖的原因吧。

舅爷爱吃糖,尤其是冰糖,他房间的抽屉里有许多用报纸裹着的冰糖粒。每每出门,他都能变魔术般从兜里翻出几粒给我,甜甜的,在嘴里能吃很久。

舅爷是常发呆的,他总是低头坐在大太阳下,温煦的日光轻柔地笼在他的身上,他眯着眼呆坐一天又一天。每到空闲我便跟在他的身后四处溜达,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二人常蹲在院子里的小花圃边,满头汗水地看虫子,嘴里含着一块冰糖。

听说吃蝉对眼睛好,每到晚上,舅爷就会拿着手电筒带我去捉蝉。蝉总是在晚上从土里爬出来,依附到树干上、草叶上脱壳。夜晚的树林闪着手电筒的光,我和舅爷每次都能捉很多,带回家去洗干净炸一炸再撒上调料,味道别提有多好了!

有时白天我也会央求舅爷带我去捕蝉。

白天的蝉都是会飞的,我只能悄悄地走近,用手去捂,但总是收效甚微。舅爷拿来一根竹竿,顶端劈开小小的缝,用小木块卡住,然后四处寻找蜘蛛网缠在上面,这样捕蝉就快多了。舅爷兜里还带着竹签,他会把蝉穿在上面,就地取材拿两块红砖竖起来,竹签架在砖上面,再捡些枯叶在下面烧,就成了简易版“烧烤蝉”,吃起来脆脆香香的。小朋友们总是羡慕我,因为我有舅爷,他什么都会。

有天晚上爸妈不在家,噩梦惊醒后我一直哭个不停,舅爷带着我去找奶奶。那时路边还没有灯,家家户户都紧闭门窗,没有一丝灯火,大片大片的黑蔓延开来,土路上只映出了我和舅爷两个粗糙的影子。

到拐弯处我因太累以及过于害怕不敢再动,舅爷慢吞吞从兜里翻出两粒冰糖给我吃,我抽噎着含在嘴里,熟悉的甜味让我安心了些。寒风那样凛冽,舅爷托着下巴微驼着背缓慢却稳稳地走着,我也跟着他继续前行。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,记忆中总是闪着黑暗里一长一短的两个影子,和那股清冽的甜甜的甜味。

四年级时我们搬了家,老家便只剩下了舅爷一个人。舅爷越来越沉默,耳朵也更不好了,走起路来远没有之前利落。

那之后舅爷爱上了满村庄地闲逛,甚至能走到很远的村落。有次我回老家路上碰到一个托着下巴低着头走路的老人,离得

老远就知道那是我的舅爷,他比之前更瘦了。我从兜里拿出存的零花钱分给他一半,他低头看了半天,嘴巴咕嘟着什么,我听不清。看我久不言语,他又用力稍大一些咕嘟了一句:“你给我钱干什么?”我说:“你不记得我了吗舅爷?”他看了我很久,黄昏的暗沉不知能否让他看清我,他又问:“怎么那么长时间没看见你回来?”我的心一下酸涩起来。

由于赶时间,我匆匆告别了他,转身前他那枯败的手从兜里掏出了一颗冰糖粒,我伸手接过。昏暗的晚上,他又托着下巴往前转弯走进巷子里,那是家的方向。看着他一步一步蹒跚着进了家门,我将冰糖塞进嘴里,还是老味道,我已经许久没有吃过了。

多年后再回想,空旷的屋舍,满室的寂静,舅爷不出去走走,又能做什么呢?

舅爷去世了,像一阵烟那样轻,没有惊动任何人。他下葬后,茫茫夜色中我一个人走回老屋。路边装满了路灯,再不像小时候那样恐怖,走着走着我仿佛又看到了年迈的舅爷,一个人托着下巴晃悠悠地走在这乡间的小路上。回过神望见路灯下只有我一个人的影子,路旁的梧桐树早已伐去,紫茉莉也被水泥湮没,往日的巷子里是那样安静,老屋里再没有声响传来,我的心也如同被水泥浇筑的紫茉莉一般,板结成块,在月光下透着浸骨的凉。

舅爷的房间很整洁,依着记忆我拉开了抽屉,抽屉里已没有冰糖了。